

月朗风清 来看你

如果这一生
上天只许我一个愿望
我愿沐着月光
轻倚微风
伴你身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安书羽

著

月朗风清 来看你

如果这一生
上天只许我一个愿望
我愿沐着月光
轻倚微风
伴你身旁



安书羽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朗风清来看你 / 安书羽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00-2752-7

I . ①月… II . ①安…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832 号

月朗风清来看你 安书羽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选题策划 周瑟瑟
责任编辑 杨 旭
视觉总监 吴 晓
装帧设计 文人雅士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爱必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752-7
定 价 48.9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3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遇见你·失踪影	001
第二章	似相识·风雨桥	012
第三章	伤留人·寻来处	023
第四章	慧眼识·马场秀	033
第五章	觅见宝·在何方	044
第六章	风卷浪·步履至	055
第七章	初相逢·许约定	066
第八章	愿私访·逆向行	077
第九章	穿越火·遇故人	087
第十章	千金诺·心浮动	098
第十一章	结伴行·忆往事	108
第十二章	消愁绪·润无声	117
第十三章	会错意·不自在	127
第十四章	桥与廊·意默知	137
第十五章	遇突袭·会旧友	147
第十六章	早相遇·女人味	157
第十七章	护羽翼·百合花	166

第十八章	月明朗·听秘密	176
第十九章	初试探·心头凉	186
第二十章	昔日事·云山上	196
第二十一章	拨云雾·溯根源	204
第二十二章	验旧伤·回青州	213
第二十三章	橘子灯·临时意	223
第二十四章	入山庄·在身旁	233
第二十五章	掀风云·得讯息	243
第二十六章	石榴红·去远行	253
第二十七章	闻隐情·不松手	262
第二十八章	风乍起·似幻影	272
第二十九章	爱不起·杳无音	283
第三十章	千里外·循声来	294
第三十一章	知身世·玉兰香	304
第三十二章	相依偎·诉心声	314
第三十三章	当爱巢·愿试否	324
第三十四章	生枝节·心意定	334
第三十五章	势流转·一念间	344
第三十六章	久等了·如初见	356



第一章

DI YI ZHANG

遇见你·失踪

山连着山。

一座更比一座峻秀高耸。

层层峰峦环绕中，最雄伟的那一座直入云霄，不见尽头。

浓重的绿荫装点了山色，群山的一切都被掩藏在茂密的树林中，不为人知。

熙攘的人声从山顶穿透云雾，笑语中夹杂着孩童欢畅的高歌。幽深的山谷容纳了人们从城市四处带来的浮华与疲乏，化作美妙的回音在逶迤的山脉间飘荡。

没有人察觉到，在如此悠然祥和的景致中竟有一丝危险的气息在迫近。

山顶——

铺满阳光，游人如织。

一面镌刻着华美诗文的巨石是景区的最佳标志，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游

团队在此驻足合影。

有一批游客没凑这热闹，他们站在巍峨的山崖边，以壮观的云海为背景，对着导游的相机高声大喊：“云山我们来啦！”。

“来来来！再拍一张。”站在前方的导游熟练地指引着大家，“各位的笑容幅度可以更大一些，大伙儿张大嘴把云山的仙气都吃进肚子里带回家去！”

“那我们岂不是连气都不敢呼，不敢放了吗？”

“哈哈……”

导游和几名游客间的相互逗趣引来场上一阵欢笑。

正当人们冲着镜头展露出灿烂笑颜的时候，队列中响起了一道声嘶力竭的尖叫——

“快救人！出事啦……”

就在队伍里一起等待拍照的游客中，一个纤秀苗条的身影竟然毫无预兆地朝后倒去，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直直地坠入了深不见底的山壑……

“轰隆！”

一记突如其来的雷声在空中炸响。

初瑞儿从书桌上猛然抬头，背上已是一身冷汗，额头上也渗出了一层绵密的汗珠。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掉下悬崖的噩梦惊醒，还是被空中霹雳给劈醒的？

不管怎样，还好醒了。

她深深地呼了口气，手背拂过发际线前那道长长的伤疤，擦去了额上的汗水。

已经很多年未再出现的梦魇，怎么阴魂不散地又来了。

初瑞儿仔仔细细地环视了一下房间的每个角落。一定是换了环境的缘故，今天是自己正式回到老屋居住的第一天。

看来白天整理屋子真是太拼了，弄得自己体力透支，居然连趴在桌上看稿子也能入睡做梦。

她情不自禁地拿起被压在身下的稿纸，看了看，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体力劳动只是外因。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杂志社出的选题实在激不起自己半丝半毫的创作兴致，所以才会迷迷糊糊地犯困。

“轰！”

又是一声雷鸣，这次的威力更大。

雷声响起时，仿佛整个天空连同房屋都为之一震。

磅礴的雨点猛烈地砸了下来。

雨水打进房间，很快流遍了大理石窗沿，看上去湿淋淋的一片。大雨刮过桌面，打湿了刚刚整理好的书架。

初瑞儿赶紧扔掉手中的笔，前堵后截，手忙脚乱地把屋内所有窗户都紧紧地关上。

才一会儿功夫，她脸上已被扑面而来的天空之水彻底清洗了一把。用毛巾擦脸的时候，初瑞儿想起了白天清洗过的东西都在屋外晾着呢，她立刻抓起伞冲出大门。

门外已是一片乌黑。

只有远处的路灯发出一束昏黄的光。

晾衣架上的衣物早被疾风骤雨吹落了一地。

初瑞儿用力撑住伞，挪动脚步，把掉在地上的衣服和被单床套重新拣了起来。

当她把视线投向飘落在最远处的枕套时，一道犀利的闪电划破云层，一下子照亮了四周的天空。

“啪嗒！”

初瑞儿手中的伞和衣物全部掉到地上，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就在刚刚一瞬而过的闪电的光亮中，她清清楚楚地看见在墙角那儿——
有一条腿！

套着蓝色运动鞋的一条人腿！

闪电过后，天崩地裂的雷响紧随而来，这幕惨人的景象重被黑夜笼罩。

楼房里原来的老街坊们早就已经搬离，楼上楼下现在已经没有初瑞儿熟悉的人了。

暴雨之中也见不到路上行人的踪影。

初瑞儿四处打量之后，只能嘀咕着给自己打气：“没什么可以吓倒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一线记者。不管有多吓人，瞧过之后好歹也算掌握一条新闻线索……”

她甩了甩已被淋湿的头发，鼓起勇气，迈步往墙角处走去。

借着微弱的灯光，她低俯身体，用力地凝视前方，终于看清——

在自家房屋与旁边围墙之间形成的狭窄角落里，真的半躺着一个人。

确切地说，是躺着一个男人。

一顶帽子遮盖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只露出嘴和下巴。

上身穿着一件蓝白色条纹的长袖T恤，下面是一条浅色的休闲裤。

那人的身体全部缩嵌在角落里。

他的另一条腿半曲着，被墙角给挡住了。

整个人好似陷入沉睡，任凭雨水冲刷，一动不动。

从刚才初瑞儿站的角度看过来，就只能瞧见一条伸直的腿。

所以说，角度决定视野。

自己的一惊一乍全是由那一墙之隔的角度造成的。

看清楚状况后，初瑞儿立即蹲下身子，伸手搭在那人的手腕上。

测到了跳动着的脉搏，她终于松了一口气：有心跳，是只活的！

“喂，你醒醒！”

她伸手去推那人的肩膀，喊得也越来越大声。但这叫喊在大雨的浇灌下简直如同低语。

对方完全没有反应。

雨越来越大，打得脸上生疼。

“还不快给我醒过来！”情急中她用力搥了一下那人的脸，一把打掉了他头上的帽子。

那人终于有些反应，嘴里发出一些声响，含含糊糊的，听不清楚到底在说些什么。

不管怎么样，得先把人移到雨淋不着的地方。

初瑞儿双手紧紧勾住那人的臂膀，使出浑身力气，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到了屋前的走道里。

老屋的实验楼构造此时体现出了它的好处，地上没有多余的台阶，而且一楼的走道特别开阔。

有了楼板的遮挡，才止住了雨水对两人的疯狂侵袭。

这人的个头应该超过一米八，身子很沉。

把他挪进走道里靠到墙上，用尽了初瑞儿全身的力气。经过这番重体力活，她虚脱地贴地而坐。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躲在这么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

他看上去言语不清，全无知觉，呼吸急促，脉律快速，如醉酒一般嗜睡不醒。

初瑞儿迅速在头脑中把所学过的医学常识统统检索了一遍，终于得出一个推断——

难道是个嗑药的？

此念一出，她快速从地上爬起来，跑进屋去打了报警电话。

几分钟后，初瑞儿从屋里拿了几条大毛巾出来。虽然110的接警人员已经详细记录下了她所报的地址。但凭借自己以往采访的实战经验，等到警察过来，肯定还有段时间。

像今天晚上这么恶劣的天气，不知道有多少突发事件需要警方处理。

此刻，正是一个城市警力最薄弱也最分散的时候。

一个昏睡中的嗑药青年，既暂无生命危险，又没危及他人。警察们一定会遵循要事优先的原则，先应对好紧急情况，再来处理自己刚才的报警。

作为一名始终以锄强扶弱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她总不能在报警之后就袖手旁观，任由这个人湿漉漉地躺在外头吧。

初瑞儿捋开贴在他额前的头发，想用毛巾帮他擦干脸上的雨水，却意外地看到了一张清秀冷峻的脸。

他虽然闭着眼睛，但双眉浓密，鼻梁高挺，面部的线条棱角分明。丝毫没有初瑞儿想像中的放荡不羁和拉碴胡子。

他脸上干净得很，只是面色有些苍白，薄唇始终紧抿，这反而令他身上增添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孤傲。

此时，他似乎正在用力地想睁开眼睛。嘴唇嗫嚅着，发出一串模糊的音节。

初瑞儿伏下头去，把耳朵凑在他的嘴边。听了许久才听明白，他说的是——

“好困……”

他的声音暗哑低沉，沉重地好像几辈子没有开过口一样艰难乏力。

他重复说了几遍“好困”之后，又没了动静。

初瑞儿从未见过这般嗜睡不醒的人，但面前这人周身散发出来的清冽气息让她实在无法把他与自己之前见过的吸毒者划上等号。

即使他真的嗑了药多半也是个新手，十有八九是受了坏人的蛊惑才误入歧途，或者是遇上了什么过不去的伤心事才会一时想不开？

她已经在心里帮他想好了最解释得通的几种可能性。

太平盛世，难得遇见这么一个无家可归又浑身湿透的人。初瑞儿感到一股强大的保护欲望在自己身体里蠢蠢欲动，最终在新一轮的暴雨中全面爆发。

她不顾自己身上一直往下滴的雨水，托起他的头，用干毛巾从后面包住潮湿的头发，绕过他的耳际，在那光滑洁净的额头前把毛巾的两角交叉包住。

初瑞儿又拿浴巾帮他擦干了身体。她蹲伏在他的身旁，一手伸进衣服，一手在外，用纸巾紧紧压住薄薄的T恤，从上往下依次吸掉了大部分的雨水。

忙碌了一阵以后，这人身上看上去清爽了许多。但初瑞儿白天新买的毛巾、浴巾、纸巾几乎全部贡献了出来。

她最后一次进屋，拿了一包饼干，一瓶水和一张纸出来。

纸上写着：

远离损友，勿乱服药！

“好了，雨人大哥，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接下来就只能麻烦警察叔叔来帮你了。”

初瑞儿关上房门，准备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却没想到刚才进屋时已往屋内带进了一大滩的雨水。

迈出一大步后，鞋底踩在地面的积水上一下子打滑，身体完全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一跤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只听见一声尖利的惨叫如闪电般从自己的喉咙中窜了出去。

“哎哟喂！”初瑞儿躺在地上好半晌都爬不起来。

她看着天花板，一脸无辜。口中自嘲道：“做好事还这么倒霉，不会是我初瑞儿的人品太差了吧？一定是老天你刚才眼泪掉得太猛，哭花眼了。”

话音刚落，天空闪过一记白色亮光，一声闷雷又在空中轰响。

“我的天，您老眼神不济，听力倒有八级水平。”初瑞儿忍住背上的疼痛，挣扎着坐起身来。

她苦笑一声：“我知道了，您老人家这算是先湿我体肤，摔我筋骨，那接下来该有的天将降大任可别忘了啊……”

初瑞儿好不容易把自己里里外外收拾妥帖，就接到了林晓晓以慰问为名的看热闹电话。

听到初瑞儿在电话里打出了一阵连环喷嚏之后，林晓晓忍不住取笑道：“你看你，肯定是一个人干活干得太猛，出汗受凉的不是。”

“这下尝到死撑的滋味了吧。你要是肯跟何公子吱一声，他遥控指挥就能让你家老宅焕然一新，何至于你忙这忙那，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

初瑞儿平顺了一下呼吸：“林记者，未经调查的判断与事实不符，拜托你有点职业操守，在妄下结论之前先与当事人做些沟通行不行。”

“阿嚏……”初瑞儿从纸巾盒里抽出仅剩的几张餐巾纸擦了一下鼻子，“这跟劳动出汗没关系，我明明是被狂风骤雨摧残成这个样子的好不好。”

“要是何公子在，他又怎么会舍得让你淋一滴雨？还不是你大小姐自找的。”

林晓晓在电话中开始自顾自地举例说明：“还记得你大一那年扭伤脚吗？我碰巧不在学校，何公子担心你没人照顾，硬是旷了一周的课天天蹲守在我们青大校园，专心侍奉你上课、吃饭、打水。”

林晓晓重提往事显得兴致盎然，“何公子凭此还一举获得了‘青大卡门’的光辉称号，就是因为他每到下课就卡在门口，偏要等你大小姐顺利走出教室门后，才允许其他人通行，生怕别人会撞到你。你说他心不心疼你，还有大二

那年……”

初瑞儿顿时觉得脑袋似乎被门给卡了一下，她轻皱眉头，“打住，打住！真不知道何若昕跟你私底下达成了什么交易，就刚才的表现，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你已经被人收买变节了。”

她对着话筒提高了音量：“林晓晓，你可是亲口答应我，绝不会告诉何若昕我已经回明市了。好歹我们在青州日报社也曾并肩作战过，才分开几天你就放松警惕了，能不能时刻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分清敌友立场哪！”

“唉，我要是不答应你，就会死在你手里。可答应了你，不知何若昕又会赐我什么死法。”

林晓晓长叹一声：“上辈子我得写多少缺德文章，才会摊上你们这两个难伺候的祖宗。

“算了，先不提何公子，说说你的新东家吧。初大记者被安排到轻行集团的哪个关键岗位上啦？”

只要不提起何若昕，初瑞儿和林晓晓就是天底下最亲密的一对闺蜜。既然林晓晓已经自动换题，初瑞儿便乐得跟她聊报到时的情形。

白天接见自己和几位新人的，是轻行集团的副总李奕娜。

这位清冷优雅的白领丽人，在作了一番言简意赅的欢迎辞之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众人，“服从分配是新人的本份，不管哪个部门都是有志者展示才华的舞台。

“不要跟我说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各位的工作安排由我说了算，不用打小算盘，更不必托人找门路。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人情。

“希望大家都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时刻记住为轻行奉献最大的光和热！”

李奕娜的举手投足之间，犹如身着女装的花木兰。娇美玲珑的曲线下隐藏着凛凛威风，不容置喙。

岗位分配的结果不出初瑞儿所料。

在男生靠前、女生靠边的普适性行业规则下，几名男士全部进了集团的新闻中心和专题部等一线部门。

初瑞儿和另一个女孩被安排到了集团所属的杂志社下面的《光怪陆离》栏目部。

这是杂志社刚创办的一个全新栏目。

策划文案上写着：该栏目主要聚焦离奇多变、百姓关注的社会事物和传奇典故。专门传播上接天宇，下接地气的雅俗文化。

说白了，就是一个靠噱头来搏人眼球，不知能存活多长时间的尝试性栏目。

“什么？”电话中传来林晓晓的吼叫：“难道轻行没看你的简历吗？凭你的实力，直接秒杀专题部一号种子选手啊！”

每次林晓晓一激动，就会从口中发出令人头皮发麻发紧的高频语调。初瑞儿可以想像得出她此刻脸上神一般的表情，于是抿嘴轻笑，没有接话。

电话那边的林晓晓回过神来，一板一眼地问道：“瑞儿，你应聘时是不是根本没把自己的工作和获奖经历写到简历里？你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进入轻行查清钟芸姐当年的事情，丝毫不关心会被分配到哪个栏目，是吗？”

初瑞儿贴着话筒，淡淡地说：“不入虎穴，焉得真相；既来之，则安之。”

林晓晓沉默了片刻，“既然你已拿定主意，我无话可说。不过依我看，你在那种猎奇栏目里是没什么用武之地了，真担心你会没有立足之地。

“这样吧，待会我发点八卦库存过来，供你好好扩充一下脑洞。交不了差使的话，也是没有时间去查事情的。

“唉，太平盛世，人不自虐无法尝尽生活百态。我不为你惋惜，我只是替你那双妙笔生花的手感到愤愤不平，明明是写头版文章的水平，居然要沦落到玩杂耍的地步了。啧啧……”

放下电话，林晓晓的哀怨声似乎还在耳边盘旋。

初瑞儿好笑地瞧了一眼刚被赞美过的双手，果断地抓起门后的拖把转身投入到对地面积水的清理工程之中。

这座老宅的所在地原先是明市四中的一幢实验楼，总共三层，后来被改建成教师宿舍。初瑞儿的父母当年好不容易凭借双职工教师的身份，才分到了其中的一间。

后来，学校砌起围墙把这幢楼隔在了校园外。初瑞儿的家就紧挨着学校，是底楼靠着围墙的第一间。

虽然房子已经破落，家人也离开明市多年，但这老屋始终留着。如今初瑞儿回到家乡工作，倒也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不用像集团的其他几位新员工一样四下寻找住处。

干完了粗活，初瑞儿准备让自己勤劳的双手回归到妙笔生花的状态。

她回到书桌前，打开全新的采访日志，继续为明日的栏目选题会做起了准备。

虽然到轻行不是为了当什么先锋达人，但林晓晓说的对，手头的活还是要想办法完成的。否则就腾不出时间去查清楚荟姐当年到底遭遇了什么。

而这才是自己回到明市，进入轻行集团的唯一目的。

所以，该做的功课还是马虎不得。

初瑞儿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浑然忘却了当下的时间和屋外的风雨，直到两名警察敲响了屋门。

“请问是你报的警吗？你在电话中提到的那名疑似嗑药的年轻人现在在哪儿？”

初瑞儿向警察点过头后用手往门外一指：“人不就靠在楼道内的墙上吗……”话没说完，自己便愣住了。

门外——

空无一人。

浴巾和毛巾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水和干粮一动未动。

一把伞打开着支在走道里，雨水沿着伞面流下来，在走廊的地面上留下一滩圆弧形的水渍。

“咦，人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初瑞儿一脸诧异：“那人浑身湿透了，这些浴巾都是给他盖在身上的……”

“既然东西摆放得这么整齐，人肯定已经清醒过来了。我们刚才开车过来时，一路上并未发现异常，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已经忙碌了大半夜的警察例行询问了几句之后，赞扬初瑞儿是位热心助人的好市民，让她不用担心，便驱车赶去了下一站。

初瑞儿手扶在门框上，看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浴巾，还有楼道里那把滴着水的雨伞。

那把伞应该是在被扔在屋外场地上的。

刚才，她只顾着拽人，根本没手撑伞了。再说雨下得太大，撑了也不顶用。

看来被自己猜测为嗑药青年的陌生人还有着基本的礼数，也算是没有帮错人。

只是他居然能从那么混沌的状态一下子变得神志清明，这样的恢复能力也太强大了吧。

临睡前，初瑞儿一把抓过桌上新启用的日志本。提笔在上面写下一行字：

日行一善，雷雨夜捡起怪人一枚，风雨未停怪人不知所踪。



第二章

DI ER ZHANG

似相识·风雨桥

经过一夜的折腾，初瑞儿早上醒来的时候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迷糊中她回想起自己昨夜的英勇举动，便立刻起床走到屋外查看。

大雨应该是在凌晨时分停的，地面上还有不少积水。

初瑞儿径直走到发现陌生人的墙角处，认真地查验了一番。仔细看过以后，她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墙角的夹缝里垒着一堆砖，棱角凸出。人的背靠在上面，简直就像是上刑，怎么还能有本事睡得着？

她在转身时发现角落的内侧躺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便随手捡了起来。

那是一顶造型普通，但做工还算讲究的运动帽，正面有一个奇怪的图形。

初瑞儿瞅了几眼，也没认出是什么牌子的标记。

随后几天，初瑞儿下班回家，总会有意无意地朝那角落里观望一眼。